



屋檐下的雨

胡虹

雨是在一个夜里悄悄来临的。

我在睡梦中被雨唤醒。确切地说，是被屋檐下的雨唤醒的。屋檐下的雨落在雨篷上，击打出一串轻灵悦耳的音符。醒来后，倾听着窗外的雨声，睡意全无。

雨应该不大，因为雨滴跌落在雨篷的声音很有秩序，像是排着队，往下跳。当然不是只有一支队伍，应该有好多支队伍。它们在屋顶的一道道瓦片沟渠里集合，不挤不拥，然后一个接一个地从屋檐出发，跌落，再跌落……

没一会，那些雨滴仿佛听到了振奋人心的消息，刚才还颇有秩序的雨滴声，一下子嘈杂急促欢快起来，滴答声，叮咚声，此起彼伏地传递着心中的喜悦。

雨越下越大。屋檐下的雨又像是心潮澎湃的钢琴家，忘情地弹奏起他们心中的狂想曲，而雨篷就是他们跳跃着的手指下的琴键。琴键跳出来的音符激烈而奔放，响彻黑夜。此时此刻，天地间似乎只有这无边无际的雨声在放任自由地倾泄着……渐渐地，狂想曲又转化为轻灵舒缓的小夜曲——叮、咚、叮、咚……

聆听着屋檐下的雨时紧时疏地坠落，我又一次沉入梦乡……

第二天早上，雨依旧下着，淅淅沥沥……它留在了渐渐苏醒的田野，留在了波心荡漾的湖面，留在了青灰色的屋顶，留在了所有它喜欢停留的地方。奇怪的是，我们的屋檐

小楼一夜听春雨

潘玉毅

又下了一夜的雨，把大地都下得柔软了起来。

时间已经过了夜里10点，路上没有人，只有树枝被风吹动，发出窸窣的声响。雨没有停，但若有若无的，让人觉察不到，落到尘埃里，滋润草木生长。于是，杜工部的诗便跑入人心里去了：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若是此时站在雨里，感受细雨如丝，想必是十分美妙的。那沁凉沁凉的滋味，只是想，便觉得幸福。

日间，我骑着车从田边经过，发现田里绿意渐浓，田埂上竟开出了许多粉色的小花，甚至连路边的杂草也较往日要变得多情。逊雪三分白却让雪输一段香的梅花，开始慢慢凋零了，花瓣落到泥土里，给泥土添了一层暗香。无论山间或是河边，风雨过处，青了杨柳，红了天桃。一切都告诉我们：春天来了。

春天来了，万物复苏。虽然冬眠的青蛙还没有伸出它的第一个懒腰，但河里的鱼儿早已耐不住寂寞，在水里不住地游弋，把春天装进它吐出的泡泡里面，似乎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人们春天的消息。

杏花树下，卖杏花的小姑娘静静地立着，似乎是在等待着花开。雨有一颗柔软的心，为了让小姑娘可以早点回家，它不惜“握苗助长”，和风一起使劲摇着酣睡的树枝，想让孩子们早点开放。柳树看见这一幕，都笑弯了腰。

我的思绪就这样漫无边际地跑着，怎么都刹不住。每当神思游离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前人的诗句，从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到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，再到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……管它写的是什麼，至少在那一刻，感觉是美的。有时候我想，我之所以喜欢古人的诗，或许是因为自己写不出这么美的句

却总是留不住它。

屋檐下的雨，前一刻还在屋檐上跳着舞呢，一眨眼的工夫就呆不住了，往屋檐下跑了。“滴答、滴答、滴答”，它在雨篷上稍作逗留，马上又扑入大地，仿佛大地的怀抱才是它感觉最踏实最温暖的地方。在那里，它与它的兄弟姐妹们相聚一起，催促着万物生长。

屋檐下的雨，又一次调皮了。当你出门，还未来得及撑开雨伞，它便趁机跳落下来——有时跳落在你的头发上；有时跳落到你的新衣上；有时还冷不丁地钻到你的脖颈里。可是你却不会恼，你会伸手去触摸一下还留在脖颈上的雨滴，凉丝丝的；很快，它便钻入你的肌肤，让你再也触摸不到它曾经留在那里的痕迹。也许你还会摊开手掌接住屋檐下的雨滴，再一次去感受它的调皮与清灵。

透过屋檐下的雨帘，眺望远山，已看不到山脊在天边勾勒出的那条轮廓，往日黛色的山峰已被烟雨晕染成一片神秘的迷茫；近处的草木在这场雨的滋润下，闪烁着鲜亮亮水灵灵的绿；此时的大地正升腾起一股鲜活的力量，我仿佛听到了万物生长的拔节声，坚定而有力。对这些生命来说，这场雨是母乳，是甘露，是琼浆，是玉液……

隐约的，从遥远的雾雨中，传来一阵古老而苍茫的声音，那声音一直在我耳边萦绕：“春雨日时，草木怒生。春雨日时，草木怒生。春雨日时，草木怒生……”

子。所以，微吟便成了我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。

无声的雨，不知何时就有了动静，仿佛一个小孩子蹑手蹑足地在窗前偷瞄了许久，看屋里的人没有响动，便放开了胆子，想打开窗户溜进来小憩。我躺在床上，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伸出手，拍了一下手掌，发现有点春寒料峭的感觉，便紧了紧被子。这个时候，屋外想必已经湿答答的吧。

不知在哪儿，在哪一年上，也是这么一个雨夜，我在异乡的阁楼上听雨。听雨，绝不只是听雨的声音，而是透过雨听自己的一段心声，或者，听古人的一段情怀。在我刚要入眠的时候，朋友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，说这几日的雨，早也潇潇，晚也潇潇，下得人心烦。可是前几日盼着下雨的也是她。于是我回道：是你心绪太无聊，有雨也埋怨，没雨也埋怨。

其实，世间万物都是通人性的，有情无情不过在人一念之间。国学大师王国维就曾说过：“一切景语皆情语。”我向来是个没出息的人，只敢与花草诉一诉衷肠，说一说心事。即使不免觉得有些微的唐突，但细思量，料想也无妨那春风的一笑、春雨的戏耍。

透过窗户，我看到雨中熹微的灯光。灯光照着夜路，也给夜行人照着方向。有灯，路就不会迷失；就像有雨，人心就不会干涸。小学妹说，学长，可以准备睡觉啦。其实我已睡了，但又似醒着，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想说一句：“春天，久违了！”

远行宜春

许冬林

春晓远行，露珠卧睡在家门前后的草木上，卧睡未醒。

脚步踩在夜露濡湿的泥路上，晨气微凉。身旁相送的人，一个是母亲，一个是妻子。身后还有一条养了三年的黄狗，脚步轻快地跟着，未解离别事。经过村头的土地庙，躬身两拜，不在家的时日里，愿家人平安，土地丰收。

远行总是惆怅事。但只有在春天，这惆怅才可以被远方一路花开的气息稀释。

远行宜春。到处都是花开，都是草青，觉得世界不空旷，觉得满世界都是风景。路上看人家墙角的迎春，枝叶婆娑，黄花灿烂，像太阳的光芒。从小镇坐汽车到县城，看到人家庭院后的桃杏，红花初绽，红雾蒙蒙。心里无端生出盼望，希望自己离家后，宅前的桃花花开慷慨。开给母亲看，也开给妻子看。

去往大城市。路上睡在火车里，硬铺或硬座，在喀嚓喀嚓的铁轨声里朦胧入睡。夜来做一个梦，梦见村口一个姑娘，与自己依依而别，醒来看火车窗外，满山坡的梅花盛开。梅花像姑娘的笑脸，那是妻子未嫁时的模样。

春天到哪里，哪里都是花开。哪里的花开都像故乡，哪一朵花都那么熟悉，像一个女人的笑颜。

看花朵在地上蔓延，蓝的，紫的，黄的；看花朵登上高枝，红的，粉的，白的。花开繁盛，春色辉煌，无端让人增添信心，觉得生活也应该这样，这样蓬勃，这样大气，渐渐忘记离家时露水的凉。

春天正好。到哪里，停下，都可以郑重地开始。去草原，草原返青，牧羊正好，鞭声响亮。去平原，土膏已润，可以翻土春耕，铁犁雪亮。去城市，把乡村春天的气息带进城市里，把乡村草木勃发的活力输给太过寂寞的城市。像供水一样，供进纵横交错的街衢和高低错落的楼丛。如同灌溉庄稼，城市也返青。

春天，是从旧的年轮里挣脱后复生的第一个季节，一个新的季节。远行，是从旧的生活秩序里破茧出走的一次行动。春天和远行一样，都是一种开始。

好男儿志在四方。好男儿长念远方。年轻时，若没有去过远方，太可惜。这生命肯定要比别人的窄上一大截。春天如果没有远行，怎么见识天地辽阔！怎么领略江山如画花开锦绣！

李白出蜀，二十六岁。向三峡，下渝州，江行几千里。江山开阔心胸，也开阔诗境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就这样，放荡不羁地，酒香墨也香地，站在唐诗里。不敢想象，李白若不曾出蜀，不曾远行，他的酒杯放在哪里，唐诗里又会刮着怎样的风，风雅的风。

远行宜趁少年。趁脚步还能丈量得出旅程的远，趁心灵还能承受得起离别的疼，背包出发。去远方，经过，或停留。

春天，江水初涨，渐与岸平，风正帆悬，正好可以到达远方。



总第 5587 期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月



这一次，我没有像2011年1月进入澳网决赛那样激动，那次是我第一次距离大满贯冠军一步之遥。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打进大满贯的决赛了，我知道自己不能止步于此。上一次我没有什么经验，但这一次，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我必须冷静。

斯齐亚沃尼是个令人尊敬的对手，这位老将技术全面，防守出众，作风顽强，战术灵活多变，是个相当难缠的对手。球场上我们的交情其实不错，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：我们都属于网坛“大器晚成”的选手，我已经29岁，而斯齐马上就要31岁了；我们在赛前都不被看好，分列5、6号种子的我们都算不上夺冠热门；我们征战经历相仿，本次决赛，我们俩都是第二次出征大满贯决赛。不同的是，这位意大利老将的手中已经握有一个大满贯冠军奖杯。

决赛当天风和日丽。首盘我打得比较积极主动，克制住了斯齐的气势。但是第二盘她一度猛烈反攻，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困扰，我们一路战平，最终进入了抢七局。胜利就在前面！

我感到自己的心脏不停地怦怦跳动，即使斯齐发球时高亢的“啊嘿”声都不能掩盖我胸腔传来的剧烈震动。

就是现在！

我连下7分，斯齐的步伐有些乱，抢七局最终以7:0告终！我赢了！

那一刻，我的心脏剧烈跳动，仿佛要跳出我的胸腔，我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仰面躺在地上。法兰西灿烂的阳光倾洒在我的身上，我用手捂住脸，很想哭，可眼泪却流不出来。

赛前我还偷偷想过，如果夺冠，我应该摆个什么样的造型，但当胜利的时刻真正到来的时候，我什么也没想就倒下了。1小时48分的战役结束了，我赢得了苏珊·朗格伦杯。

没躺几秒钟，我就自己爬了起来。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想让斯齐亚沃尼多等。在决赛中输给对手的心情不好过，我自己也输过，我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受。我和斯齐亚沃尼在场下的关系其实挺不错，我不想让她难过。

我从地上爬起来，去和她拥抱。

放开斯齐后，我向场边看去，看到他们——我团队里所有人都穿着黄T恤，非常兴奋地相互拥抱，姜山、莫滕森教练、石玲、苏珊（苏珊负责管理全球女子网球球员，为所有女球员服务）。他们全都坐在那里，这件黄色上衣只做了50件，就是为了显眼。

我当时没有看清楚他们的表情，直到晚上吃饭，我才

有时间问他们当时大家都是什么反应，因为我没有看见。大家的回答都是一样的：“李娜，你爬起来太快了。”

颁奖时还出现了个小乌龙，颁奖嘉宾错把我的迷你复刻版奖杯颁给了斯齐亚沃尼——当时场上有两只苏珊·朗格伦奖杯，大的供赛后获奖者拍照留念用，小的就可以带回家私藏了。嘉宾错把小杯当成了亚军奖品颁给了斯齐亚沃尼，斯齐小声跟我说“错了错了”，所以当时我乐了，说：“没关系，照吧照吧，咱们自己知道就行了。”

颁奖后央视五套记者采访我时显得特别激动，说话时都已经哽咽了，我倒还好。最初的激动已经过去，这只是一场比赛而已，跟其他的比赛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。但我身边的人都激动不已。在网上有一段视频，是我接受采访之后，与球童拍完手回到更衣室的过程。我从更衣室出来往右上两层楼看到我的教练迈克尔·莫滕森在接受采访，我跟他拥抱。他说：“我为你感到非常骄傲！”我跟迈克尔拥抱后，又和姜山拥抱，周围的人就起哄要我俩kiss。之后我又与当时女队教练鲁林拥抱，和石玲拥抱。当跟石玲拥抱时，我的眼泪就开始往下流了，因为石玲已经哭得泪流满面了。在我发表获奖感言，用武汉话对石玲说“生日快乐”时，她一直在哭。

与他们拥抱之后，我回到更衣室，斯齐亚沃尼正好换好了便服去开新闻发布会，斯齐不愧是胸襟宽广的老将，她还过来赞许地拍拍我，跟我说：“Enjoy your time!”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雄伟